無數新聲猶待譜
陳田鶴追懷恩師黃自

●陳　暉

帶頭倡導大眾音樂

黃自的四大弟子之一陳田鶴的女公子，現在北京清華大學執教與在日本國際大學講學的陳暉教授，以筆名夢月所著的一本「音樂之子—陳田鶴大師傳」書中，陳田鶴對黃自的描述摘錄如下：

國立上海音專校長蕭友梅博士，是一位態度硬直不苟言笑的人，當時學生們偷偷給他取了綽號「Staccato」「斷音」，而黃自教授剛好相反，他是一位謙虛、年輕、瀟洒懂得學生心理的作曲老師，他的綽號「Legato」「圓滑線」，學生們對他都懷有好感和敬仰。

黃自老師自認為一個國家音樂事業的發展，光靠音樂學校是不夠的，還需要提高大眾的音樂水平，所以黃自常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做社會音樂教育工作。一九三三年，黃自和應尚能、張玉玲、韋瀚章為中學音樂教育編了一套「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陳田鶴也積極響應，他的一首為古詩譜的「採桑曲」也收進去了。

會啟發學生的老師

自從日本關東軍突襲瀋陽後，一九三一年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黃自老師帶了他的四大弟子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劉雪庵，還有年輕的廖輔叔老師一組，黃自親自帶領學生們來到浦東宣傳抗日，提著竹筒，挨家挨戶勸獻捐款。一天下來，學生們都跑累了，黃自卻精神抖擻地走在前面。這一年黃自寫了著名的抗日歌曲「抗敵歌」。他的歌悲壯激昂，聞者奮起，給學生們很深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的身體力行，高尚人格，使學生們投入了抗日歌作者的隊伍之中，人們說三十年代中國音樂的進步與抗日戰爭這個外敵入侵的危機分不開。許多音樂家又用歌曲這一鬥爭武器投入了救亡圖存的戰鬥。正如豐子愷所說：「抗戰以來，藝術中最勇猛前進的要算音樂。」「只有音樂，普及於全體民眾（像血液周流於全身一樣）」，「前線的勝利，原是忠勇將士用熱血換來的，但鼓舞士氣，加強情緒，後方抗戰文藝也有著一臂之力，而音樂實為主力。」

理論作曲專業是在黃自先生直接教導下進行的，他系統地教導學生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創作實踐，是一位學識豐富，善於深入淺出地引導、啟發同學前進的好老師。當時聽過他課的同學都有此

同感。

他要求學生要多聽（聽音樂會）、多看（分析研究作品）、多寫（創作實踐），不要紙上談兵。為了學習配器方法，黃自還介紹陳田鶴和江定仙去聽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排練，這一對好朋友總是帶著小總譜去福州路菜場樓上，坐在指揮梅柏器指定的地方，這樣聽了一個音樂季度的排練，他們受益非淺。

他們親切地把黃自稱為黃師。黃師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在上海。一九一六年到北京清華學校讀中學，一九二四年黃師以優秀的學習成績畢業於清華學校，並獲准以官費到美國留學。他選擇了心理學為主科，來到美國俄亥俄州歐伯林大學。一九二八年黃師從歐伯林大學拿到學士學位後又轉學到耶魯大學音樂學院，翌年畢業，又獲音樂學士學位。

一九三〇年上海國立音專，還是創辦階段，經費少校舍簡陋，師資更是缺乏。理論作曲組除了蕭友梅任主任外，教員只有黃師一人，許多課程落在黃師肩上。黃師竭盡全力，為學生開設了十幾門新課，和聲學、鍵盤和聲學、單對位法、複對位法、賦格、配器、作曲初步、自由作曲等等。白天，黃師除上課外，作為教務主任要處理大量的教學行政工作；晚上，要準備第二天的課，常常工作到深夜。夫人汪頤年看他終日忙碌實在辛苦，勸他早些休息，黃師回答說：「光自己懂是沒有用的，只有充分準備好了以後，講起來方能講得通，讓學生真正吸收進去。」黃自以淵博的學識、生動的講課方式，深深地吸引著每個學生。

陳田鶴考試的時候交卷總是特別快，分數卻又特別高，所以很受黃自先生的器重。當時，黃自先生四大弟子之中，賀綠汀（一九〇二年生）、劉雪庵（一九〇五年生）都比陳田鶴年長，與老師年齡不相上下，何況他們個性都很強。所以黃自先生對這個年齡小的陳田鶴十分喜歡。黃自先生還贈給他一個黑皮硬板紙夾，上邊用燙金的字寫著：「田鶴同學作曲用」，他很珍愛老師的這份禮物，以後逃難路途再艱苦，他也帶著它跋山涉水。

他對黃自先生備課的認真細緻也表示由衷的敬佩。後來他自己教書，學生認為他講課深入淺出，舉例生動，善於掌握學生的特點，這與黃自先生當初的循循善誘的風範分不開。

學生趕去醫院輸血

一九三八年五月陳田鶴的音樂導師黃自先生患傷寒逝世，時年三十四歲。

黃自先生臥病在醫院住了一個月，第一個星期內熱度很高，後來身體稍稍較佳，能與來探望的親友談話如常。不料突於五月九日晨以腸出血過多長逝。逝世當日適值星期日，醫生多離開醫院，不無貽誤。

黃自先生臨終前數小時自知病勢不佳，告訴黃夫人說：「你請醫生快點來嘛！我不能就此死亡，我還有半部音樂史沒有寫完呢！」黃師母跪在醫生面前請他快些去看看，然而醫生不耐煩地說：「我該下班了」拒絕前去。當陳洪老師帶著音專的學生趕到醫院要給黃自先生輸血時，黃自先生已經不行了。

陳田鶴抱頭哭恩師

消息傳來，全校師生都十分震驚，後來由張昊寫詞，陳田鶴譜曲寫了《悼今吾宗師》的合唱曲由管風琴伴奏，由於表達了弟子們的衷心哀悼，直至九十年代巫一舟先生還要了這份譜的手稿複印件拿去做

紀念。

剛遇了清明穀雨
門檣桃李未熟，
亭館榛燕，
山河血污。
春歸何處，
只滕的驕陽酷暑。
先生此去何匆匆，
拋下了半篇殘著。
無數新聲猶待譜，
滿腔曲調埋終古。
江南春盡百花殘，
杜鵑啼血聲聲訴。
天涯芳草漫漫路，
英魂永逝恨難補。
人生蝶夢不常駐，
聖哲終須化異物。
薤上露、本易晞，
況得長眠，在我國土，
更留得長歌數闋傳寰宇！

在中國殯儀館，蘇石林先生（俄國低音大師）唱了Ave Maria，大家一起含淚唱了「Nearer, My God to Thee」。吳曉邦演奏了《葬禮進行曲》，擊痛了每個人的心弦。望著眼前黃自先生蒼白的遺容，陳田鶴感到空虛、寂寥，像走進了一個荒涼的世界。

當時賀綠汀、劉雪庵、江定仙都不在上海，五月十日陳田鶴給他們寫了一封信。

定仙、雪庵、綠汀諸兄：

剛從中國殯儀館回來，我的頭很沉重，眼前浮現著黃師蒼白的遺容與無數雙潤濕的眼睛，我恨不能現在跟你們抱頭痛哭一場！

據云：黃師的母親曾慟絕倒地，黃師母痛不欲生，這悲哀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也是全中國音樂界的，我們以後永遠不能再聽見那樣有遠見的誠懇的談話了！今後二三十年間中國的音樂界失了軸心，老天爺竟殘忍地將尚在壯齡的黃師帶走，一任這貧弱的園地荒蕪了。

嗚呼！黃師！對其樂藝之忠誠，能不令人感泣！據黃師母說，黃師在病中每於同學往謁之後，即獨自低聲哭泣；我們怎樣才能報答黃師愛護我們之情的萬一呢！

弟　田鶴，五月十日。

這封信還告訴三位師兄弟寄來紀念文字及樂曲，組織紀念委員會，舉辦紀念音樂會，整理先生遺著並出版，募集紀念獎學金。

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為紀念黃自大師，於一九九五年曾在該院建立了一座塑像，今由陳暉教授將其拍攝連同另一座蕭友梅博士塑像照片一起刊出。

聖文文庫
拾夢抒懷
李隆重　潔著
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爲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